

祥符县志叙

尝读史《汉书志》，每盛称文景之世，民生和乐、物力殷阜，自城郭都会以及闾里井社，素有蓄积以备灾害，何风之厚也。夫马迁去文景世未远，非有陵谷变迁、铜驼荆棘之事，今览其文辞，若百感交集，而有今昔盛衰之异者，又况乎化桑田为沧海，沦城郭于洪涛，为数百年变故所未□者哉。吾祥符中州省会也，在□宫室苑□亭榭池馆之胜，甲于南北。明季流氛披猖河徙汴□，而吾邑之受祸，乃独烈矣。今河虽复故，而三版填淤，一望无际；参天宫阙，仅露鸱尾，其故府之藏书遗策，尽阤于河伯者，抑又孰从而问焉？然，比年以来，余往返粉榆者数矣。盖尝徘徊梁宋之馀，俯仰河山之外，其今昔盛衰，恻恻余心目间，未尝一刻忘也。兹复得归，而与吾邑之父老相较量，风土人物，恍然如在。大中丞贾公重刻《中州全志》，凡属郡县多所修举，而吾邑取旧志而润之，因成书焉。盖国家统一中夏，甫十有七载，及时纂修弗终湮灭，俾后人得有考征，诚亟务也。按初成旧志时，为万历中邑侯李公天麟，后三十年王公鹤龄复为厘正，距今仅四十年耳。前此以风俗汰侈，士民奢汰为忧，今此以荒原蔓草城阙丘墟为感，试问吾邑之淘瓦砾为庐，藉屋脊而市者，大都是黑壤黄沙青磷白骨之遗也。编户几何，曾不足当曩时村落，以视史迁书志，今昔盛衰之异，其悼叹更当何如耶？语云：瘠土之民，劳则思善，然则保安生聚以复我全盛，能无厚望于抚循兹土者乎。是为叙。

特进光禄大夫侍经筵少傅兼太子太傅工部尚书先刑部尚书刘昌撰

